

人生本苦与生死幻灭

——论莫言新作《生死疲劳》的佛教意识

张喜田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体现了对佛教的慧悟。作家揭示了苦难永在、轮回不息、万物皆空的人生本相,这表明了他对人的本体性特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显示了他对佛教的原旨有了不少超越:苦难虽然永在,但苦难又使人得以升华;轮回虽苦,也难以挣脱,但轮回表明了生命的永恒及众生平等;幻灭虽常常使人消沉,但也能使人胸怀大度、抵达至高境界。可见,莫言虽身陷红尘,但佛的慧根也不低于千年古刹里的世外高僧。

关键词:佛教;苦难;轮回;幻灭;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2-0125-04

莫言新作《生死疲劳》是对其以前创作的继承与集大成。其中,对性的宣泄、对声音与色彩的陶醉、对百年中国历史的重述与改写、对《百年孤独》的迷恋与仿写、对土地的讴歌,这些都似曾相识,但是,其中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对人世与生命的感悟则是振聋发聩与发人深省的,而这种佛性着重体现在他对苦难、轮回与幻灭的叙述与证明上。

一、苦:人生本相

根据佛教的教义,人生是大苦聚,苦是人生的真象。有情众生充满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恨苦、求不得苦和五盛蕴苦等。佛经屡屡提醒我们“人生是一大苦聚”、“一切皆苦”,这是佛教对待现实世界的基本看法,也是其对现实世界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受不尽的身心烦恼。此种烦恼,不仅是来自外在的环境,同时亦来自人们的内心。人们内心的种种欲望和烦恼,是苦所生的根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学的复兴与全球化浪潮中民族身份焦虑感的加重,很多中国作家向传统文化寻找滋养,而佛教的苦难意识在作品中呈现并日益加重无疑是文学向传统回归的标志之一。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与地坛》,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均形象地揭示出“人生本苦”的生命底蕴,并把苦难当作本体意义上的生存境遇来表现。

《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也是以写苦难为主的。莫言带着一双佛眼去看待人生百态,得出“人生皆苦”的结论,而苦难

着重体现为生存的艰难、爱的痛苦、死的凄惨以及轮回之苦等。

生存的痛苦表现了人们操劳的辛酸与活下去的艰难,即衣食住行等的不如意与难得。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许多农村题材小说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描写农民在阶级压迫下遭受的苦难,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农村小说则改变了聚焦点,将视线推移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本身所带来的苦难,如《古船》、《白鹿原》、《缱绻与决绝》、《故乡天下黄花》和《丰乳肥臀》等。过去的农村小说尽力铺叙农民参加革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而这些小说则呈现了由于政治革命的偏差,农民在革命中所经受的苦难,他们的许多苦难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生死疲劳》从1950年写起,写到70年代的改革开放。其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不可否认,频繁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农民的痛苦与灾难也触目惊心。农民辛勤种地十几年,但是到了50年代末,种地的农民却没有粮食吃,死亡就在眼前:“人民公社饥饿的社员们打死我家的黑驴分而食之,又把我家的余粮哄抢干净。”^[1]农民真是饥不择食,为了生存,不择手段,显示出疯狂与残酷,西门驴“被饥民用铁锤砸破脑壳,倒地而死”,驴的身体“被饥民瓜分而食”^[1]。农民对牛驴等工具型的牲畜是充满感恩的,不会轻易杀死与吃肉,如此之举,可见饥饿之不可抗拒!

西门闹的转世之物,即驴、牛、猪、狗、猴等,全是农民的朋友,为农民而辛勤劳作,耕地、看院、护家,无所不做,最后往往

收稿日期:2006-12-24

作者简介:张喜田(1964—),男,河南镇平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是劳苦致死。对他的转世的详细描写,不是为了歌颂他们的勤劳,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辛勤之苦痛、活着之危险。“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承担,去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承担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生死疲劳》中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衣食住行)便充满痛苦。这种痛苦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早已出现,但从本体论上肯定生存之痛苦在我们的民族文学中则是不多见的。本体之苦的文化渊源不是儒道文化,而是佛教的底蕴。

在佛教看来,苦的根源是渴爱,即执著。由于众生的迷昧与执著,因而生起种种烦恼。众生有三种根本的烦恼,即贪、嗔、痴,此称为“三毒”,亦名曰“三火”,而三毒均由执著而生。贪,是苦的直接原因。贪是对事物起爱著心,追求财物、美色、名声等而无厌足的精神作用。痴则更是痴迷执著。芸芸众生以各种形式表现的渴求、欲望、贪婪、爱著,就是生起一切痛苦及使得生死相续不断的根源。渴爱不仅是对欲乐、财富、权势的贪求与执著,也包括了对意志理想、观点、意见、理论、概念、信仰等的贪求与执著。渴爱不足,苦海无边,回头无岸。

莫言在《生死疲劳》的题词中写道:“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而本书所体现的贪欲着重体现在爱财、色、欲上,具体说来,也就是爱土地、爱人、爱钱财、爱信念等。

蓝脸、洪泰岳、西门金龙三人是“过于执”型的人物,他们的痛苦来源于“执著”。执著是坚贞,但何尝不是痴?痴是“三毒”、“三火”之一,同样是痛苦之根。蓝脸对个人单干的倔强、洪泰岳对集体经济的执拗、西门金龙对个人成就的渴望,均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蓝脸是一直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一个人在人民公社时期一直坚持要单干,“他深挖沟,光脊梁,誓与人民公社争短长”^[1]。那个时候,人民公社的汪洋大海包围着他。因为他坚持单干,他的儿子、女儿与妻子全部与他决裂。他受到其他人的迫害,他的土地只剩窄窄的一条,奄奄一息;白天干活,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他,他只好在夜间干活……他虽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打击,但九死而不改初衷,最后众叛亲离。

村支书洪泰岳是个正派的基层干部,他对集体经济、人民公社有着与生俱来的忠诚与刻骨铭心的信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的发展超出了他的信仰:他对分地非常不理解,他看不惯一切,认为变修了、复辟了。他天天告状,希望恢复人民公社。为此他不惜以死相拼,最后身捆炸药包,与个人发家者同归于尽,死时还高唱《国际歌》。

食色,性也。爱情是人的另一部分,但是,爱人是痛苦的,被人爱也是痛苦的,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该作品描写的爱情均没有好结果:蓝脸与老东家的妾(迎春)、西门白氏与洪泰岳、西门宝凤与常天红、蓝解放与黄互助、黄合作与西门金龙、西门金龙与庞抗美、庞春苗与蓝解放、蓝开放与庞凤凰等,均是因爱生苦,苦伴终生。这种爱使他们发疯、发狂,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使他们忘乎所以,使他们走向死亡。

爱走向执著与痴迷乃至为爱而爱的时候则是可怕乃至可悲的。蓝脸为了一个信念,几十年过着人不人鬼不鬼孤家寡人的生活,妻离子散,晓宿夜行;洪泰岳抱着对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信念而活着,最后为了这个信念而

成了神经病、葬身火海;而那些逐爱的人最后也往往因爱而死。执著而苦,这是作者对佛的一大慧悟,也是对坚贞、忠诚一类的传统美德的戏谑与颠覆。

在佛教中,六道轮回是为了破“执”,也可以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关于“执著”的颂歌和悲歌,人之所以苦就是因为“放不下”,但是,最终安放我们的只有这片土地,只有尘归尘、土归土,才能一了百了,涅槃寂灭,超脱痛苦。

在《生死疲劳》中,人与牲畜的死亡是触目惊心的。人生之痛苦莫大于死,心伤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之不甘莫过于英年早逝、突然离去。这些在本作品中都频频发生。作家通过死亡来揭示人生本苦的佛意。西门闹三十来岁就被子弹打破脑壳,西门白氏、吴秋香上吊自杀,西门金龙与洪泰岳一块儿被炸死,黄合作得癌症而死,庞抗美因腐败而被正法,庞春苗被车撞死,蓝开放开枪自杀,庞凤凰难产而死,西门欢被人用刀捅死,西门驴被饥民残杀分尸,西门牛被西门金龙棍棒打死,西门猪因救孩子而溺水身亡,西门猴被蓝开放枪杀……这一桩桩、一件件死亡的图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显示出造化弄人、人生凄惨。

二、轮回:威慑与永恒

《生死疲劳》既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苦的书,又是一部关于“六道轮回”的书。

轮回,指业的主体或生命在不同的存在领域中流转。在佛教看来,由于主体善恶业力的作用,众生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不断流转,转生于六道,这六种转生的趋向是:天、人、畜牲、饿鬼、地狱、阿修罗——“天”最好,“阿修罗”最可怕。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一直在此三界六道之中生死相续,升堕不定,循环不已。如此生死相继、因果相依,便形成业报轮回。佛教认为,众生之来世究竟会轮回到哪一类之中,完全是众生自身今世业行的结果。这便是因果报应,各自受报。

在《生死疲劳》中,作家对轮回的领悟表现在轮回之苦与报应思想上。

西门闹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他为自己喊冤,他不断地经历着轮回,试图申冤昭雪,回归到人: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最后又轮回到人。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但都未离开他的家族、离开这块土地。在每道轮回中,他均有相应的动物性:“看看他脸上那些若隐若现的多种动物的表情,——驴的潇洒、牛的憨直与倔强、猪的贪婪与暴烈、狗的忠诚与谄媚、猴的机警与调皮。”^[1]

西门闹一直在畜牲道轮回,自己的生命与人生并没有质的变化,更没有摆脱轮回。他之轮回,反映了轮回之苦。若一切有情众生不能求得生死解脱,则永远在这“六道”中无休止地循环,像车轮的旋转一样,辗转沉浮,承受无边之苦。相同事物的永恒轮回,亦即一切事物都要一遍又一遍以相同的顺序发生和消逝,这对众生来说是痛苦而可怕的。在轮回中,生命的存在就意味着苦难的不可避免。西门闹没有时间,没有记忆,没有生命意识。历史似乎是永久凝滞的,一切都在永恒地轮回与循环,而他就在这轮回中旋生旋灭、自生自死。

一切事物都要一遍又一遍按照同样的顺序发生又消逝,这是令人恐怖的意象。同时,六道有等级,而业报也是不可捉

摸的,对“世”(时间上)与“道”(种类上)均不可预料,人们对未来不可知,就总是生活在对阴曹地府的恐惧与对天、人道的希冀与顾盼中。这样,人常常处于对命运的不可知以及对轮回的畏惧之中。

西门闹的轮回显示出了畜牲性,即处于畜牲道。这种动物性从传统的世俗眼光来看,有着等级观,畜牲与人不平等的。随着业力的不同,果报也就不同,轮回的结果也不同。这就表达了轮回的一种道德力量,人的所作所为,都会有报应的。在中国民间,佛教的“轮回”观点是一股很强的道德制约力量。社会之所以还能比较安定,就是因为老百姓的内心里有这样一种天然的自律:“恶人终得恶报,公道自在心中。”轮回的另一面就是因果报应。如西门闹对蓝脸有救命之恩,所以蓝脸对西门闹的子女与妻妾就有报答,他与西门闹的二姨太结婚,表面上是接收大员,其实是救她一命,并且把西门闹的一双儿女也救了下来。

其实,轮回观背后还有一种“众生平等”观。六道轮回也表现了佛教的众生平等观。表面上看来,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牲有一个级别,从“天”到“畜牲”逐渐降低,但是背后他们是平等的。既然他们之间有轮回,也就证明不管自己的前世、今生是什么,他们也就不能因此世成“天”而自傲,也不因成“畜牲”而自卑,大家都是一样的,谁也确定不了前生是什么来世又会成为什么。更何况,佛教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如蓝脸所说:“老黑,我总觉得你是那头黑驴投胎转世,咱们两个有缘呢。”^[1]“我同意爹的决定,我也坚信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农民与役畜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心心相印的朋友,我们还是携手并肩、同心协力、坚持单干、反抗集体化的战友。”^[2]人与畜牲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割不断的血缘亲情。慧贤畜牲,众生平等。

农民也从畜牲的行为中得到了启迪:“这还是头牛吗?这也许是一个神,也许是一个佛,它这样忍受着痛苦,是不是要点化身陷迷途的人,让他们觉悟?人们,不要对他人施暴,对牛也不要;不要强迫别人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对牛也不要。”^[3]人与畜牲的高低贵贱全化为模糊的一片,众生平等,万物有灵。

轮回是一种东方想象。西方想象是地狱与天堂、拯救与救赎,是一条直线,而在东方想象中,世界和生灵是在一个圆轮上,循环不息,这种想象是中国人基本的精神资源,《生死疲劳》使这种古老的、陈旧的想象重新获得了生命力,既具有道德约束力与规范性,又有绿色的生态意识,还具有现代意识的存在意识。

三、空:幻灭与升华

佛教在东土,在世俗人的眼中具有浓浓的出世思想。之所以出世,是因为看破红尘、幻灭过后而如此做。他们认为,万物皆为镜中花、水中月,一切皆空。“空”是佛教哲学的根本概念和核心范畴,也是佛教义理的最高范畴,并且,“空”因适应佛教人生归宿的学说即解脱论的需要而成为佛教哲学的第一个关键词。

佛教认为,“缘起性空”与“无常为空”。事物是由各种因缘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存在一个主体或根本实体,具体事物或现象的存在都以他物的存在为条件,没有完全绝对自

立自在的东西。一切事物毫无例外地都是由因缘而生的。一切无常,无常为空。《杂阿含经》称:“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无常、无我、寂灭即是空。无常主要指世间事物是变化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无我主要指在人生现象中没有一个主宰体;寂灭主要指人跳出轮回后(包括死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

但是,空非虚无。空不是绝对的没有。佛教并不认为世间事物是绝对不存在的,并不认为一切事物空无所有,因此,不能把“空”看做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不过,佛教的“空”观对中国民间的影响则是绝对的空,即虚无。世俗认为,佛教的“空”总是虚无的,是一无所有的,其结果是一切全是虚幻、烟消云灭、魂飞魄散,如四大皆空、遁入空门、脱离红尘等。

莫言也许受民间文化的影响,把佛教之“空”常常理解为虚无,在《生死疲劳》中,表达了浓浓的幻灭感。

宗教既关注人活着如何,更关注死后如何,所以说,宗教大多是死亡哲学。《生死疲劳》描写了大量的死亡故事,这里既有人的死亡,也有动物的死亡,而这些死亡全是非正常的死亡,不是寿终正寝,而是突发事件造成的死,如西门闹、西门白氏、蓝脸、迎春、吴秋香、西门金龙、蓝脸、黄合作、庞抗美、庞春苗、庞凤凰、西门欢、黄开放、洪泰岳等;驴被饥民杀死、牛被金龙打死、狗自杀、猴被开放枪杀——真是一切无常,生命无常,生命最后化为乌有。不管身前多么荣华光耀,死神总会不期而至,死后便化为一抔黄土。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世必然会多次遇到生离死别,但是,作家突出地醒目地描写死亡,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死亡”便凸显出来,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生命是死,生命是空;生命本身就无存在的意义,一切也就化为虚无,幻灭感油然而生。

根据佛教思想,生死业报,六道轮回,生命在轮回中获得因果报应,但也在轮回中获得“有常”。然而,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经过驴、牛、猪、狗、猴、大头娃娃的六次轮回,仍没有解脱。在无穷的脱生中并没有挣脱轮回,难达寂灭,还需要继续轮回下去,这样,轮回似乎也成空。“轮回成空”显示了轮回与业报无关,与个人的前世努力无关,可见,业报也成为“空”。

轮回来源于业报,业报源于业积,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止恶行善是出离三界、摆脱轮回的必由之径,但是,《生死疲劳》的报应既不准确又不及时,这里好人并没有得到好报。比如西门闹,他靠勤劳发家,但是,最后还是脑袋开花。西门闹几世轮回,虽然辛勤劳作,造福桑梓,但是终没有挣脱畜牲道,并且离人越来越远。这样,轮回也被遗忘了,轮回本身也成了虚幻的。轮回、报应的现实性不存在了,道德制约性成了虚幻的。

佛教的“空”观对世俗的影响更多的也是最具有教化作用的是“戒欲”,不要贪欲与纵欲。欲是“三火”之一,最后要把人烧死。一切苦难与不幸缘于欲望,所以要戒欲,因为一切到头来全是空:权力为空、金钱为空、爱情为空、生命为空。一言以蔽之,欲望成空,一切欲望最后全化为空无。

洪泰岳、西门金龙均成为革命的急先锋,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最后一块葬身火海。西门金龙在政治时髦时,成了政治的领军人物;在经济风行时,又成了大老板,女人、金

钱、权力,他是一人独占,最后也只不过化为一块黑炭。洪泰岳一生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参加地下党、锄汉奸、带头奔集体、与单干户斗争、与骗农坑农的人做斗争……一生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惜一切,而结果也只是自绝于时代。庞抗美成为时代的宠儿,出身、事业、文凭、长相、爱情,幸运女神似乎特别垂情于她,但最后也因贪污与执政腐败走上了不归路……这些人积极参与时代的洪流,推波助澜,最后也被洪流裹挟而去,走向西方极乐。

爱情是人生的一种追求,但爱情也常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蓝解放为了能与庞春苗结合在一起,官也不要了,家庭也抛弃了,可当他们真正走到一起时,却因爱的结晶——孩子而使庞春苗死在车轮下,而他的妻子黄合作因为嫁非所爱、丈夫不忠、为爱所困而积劳成疾,得肝癌而死。西门白氏苦做了一辈子,终于和情人团聚的当晚却因意外而上吊自杀……爱情使人痴迷,但也容易使人失性、忘乎所以,最后毁灭自己。

佛教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自性是固有的、恒常的、不变的本性,而这种本性是不存在的,万物都是缘起而有,不是自有。没有自有,就会引生无常变化,而人的生活又希望保持恒常,这就产生了人的恒常要求与事物的变化不居的矛盾,然而这个矛盾又是不可克服的,“无常故苦”。历史的发展常常是无情的,人奋斗一生到头来却往往是徒劳的、虚妄的。《生死疲劳》中,合作化、集体化运作了几十年,最后又回归到包干到户,似乎革命了一辈子,又回到了革命的起点,历史成了一个圆。洪泰岳、蓝脸在集体化时代是一对冤家对头,却在包产到户时殊途同归:“这是一群有组织有计划的上访者。领袖自然就是洪泰岳。他狂热迷恋人民公社大集体,我父亲顽固地坚持单干,这两个高密东北乡的怪人,如同两盏巨大的灯泡光芒四射,如同一红一黑两面旗帜高高飘扬。”^[1]他们的命运显示了历史的不可捉摸,富含讽刺与滑稽。蓝金龙与蓝解放为了入社与单干之争,二人常常拳脚相加:“那时候,为了逼你入社,我每天都要揍你一次。谁也没想到,二十几年后,人民公社就像沙土堆成的房子,顷刻间土崩瓦解。我们那时做梦也想不到,你能当上副县长,而我能成为董事长,当年许多神圣的掉脑袋的事情,今天看起来狗屁不是。”^[2]真是单干合作,变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造化弄人,世事无常,无常为空,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使人难以驾驭与辨清方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富贵如烟云,人生如露也如电,一切无常,一切灰飞烟灭。

对“空”的形象展示,表明了莫言对于那个时代乃至历史的深刻的质疑。他似乎证明了,过去的幻想的狂热没有带来新的希望,而失望和溃败乃是历史的一个必然。创造历史的强烈的冲动没有浪漫的结果,而历史本身的嘲弄也异常的残酷。他提示我们,理想的乌托邦因为不可能现实化而转化为噩梦的无奈。历史的无常让小说的表述具有高度的反讽性:乌托邦的反抗世界的宏大叙事在小小村落的风尘中铭刻的是失败的记忆,而人畜的相继倒下,则宣布了历史、人生、爱情、事业……一切的一切全是“镜中花,水中月”。可见,人只能“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人如有贪欲则很难与命运抗争,但贪欲是人

的本性,无欲无在——当欲望不存在时人也就不存在了。那么,佛到最后也成为“空”的了,人只有感觉到生命的徒劳和徒劳的苍凉与悲怆!

莫言如此理解佛教及“空观”,表现出了他的佛教观的民间性与世俗性,同时,也表明了对佛教及人生理解的某种超越性。

历史绝不是白走一遭。“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3]在西门闹的人与畜牲的反复轮回中,长期的像动物一样的机械重复单调寂寞的生活以及长期沉重的政治压制使他人性压抑,使得他在“人”与“兽”之间轮回。但人是具有超越性的物种,对生存的不断超越和提升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在他的潜意识中很早就有对人生的疑惑与追问,他自己的努力使他从业牲变回到“人”。是谁弃我于世而又不关怀我?是谁让我在生死富贵贫贱之间陷入人世的孤独与虚空,又在这孤独与虚空中静默地消解着生命?虽然生而孤独,求却空虚,但生命的意义首先是要活着,否则一切归于虚无。西门闹、蓝脸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存在着,他们具有超强的对现实生活的承受能力。他们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灾难,总是能够默默承受命运的摧残,坦然面对人世间风雨侵袭,并且坚强活下去,慢慢展开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提升的大境界。人生之网本是由许多悲剧的纽结连缀而成,与其悲惨地撕心裂肺地号哭,不如默默地面对苦难。这是一种人生的深沉,以深沉的生存方式去抗争暴虐的命运,去抗争虚无的挑战。如此,表面的虚无与幻灭表现出了人生的至高无上性。

在西方,在诸如存在与非存在、生与死、善与恶的二元对峙中,作为肯定性原则的前者在本体上总是优于作为否定性原则的后者。在东方,尤其是在佛教中,肯定性与否定性相互依存相互确认、彼此关联势均力敌,二元对峙的克服,不是表现为一方对他方在任何意义上的征服,而是表现为对双方任何形式的执著的舍弃。生命的至大与永恒存在于对二元结构的永恒消解和整体性慧悟中,这就是所谓“真空妙有”。

作家从对生命的关怀入手,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考察,去寻找人类的出路:一切深刻的灵魂都蕴藏着悲观,但真正深刻的灵魂绝不会沉溺于悲观。莫言是生命的歌者,他在真实冷峻地描写人的非人的生活时,思考的是人应该怎样才能拥有健康正常的生存状态这一更根本的问题,唤醒人们应该强化主体意识,追求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以打破那个可怕的生命怪圈,获得彻底的解放。这种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存现状的焦虑与反思,正是莫言作品的根本意向。

参考文献:

- [1]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